

崇明岛志

CHONGMINGDAO
ZHUAN

徐刚 著

吴文怀沙墨



作家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崇明岛传/徐刚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4
ISBN 978 - 7 - 5063 - 4612 - 2

I. 崇… II. 徐…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0748 号

崇明岛传

作 者: 徐 刚

责任编辑: 唐杰秀

装帧设计: 王强工作室

封面题字: 文怀沙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00 千

印张: 17

插页: 9

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612 - 2

定价: 4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诗 我的岛	/2
序 崇明沙数(文怀沙)	/4
引子 无中生有	/6
第一章 田埂路	/13
第二章 沙洲、田制及地理大发现	/22
第三章 千年垦拓	/38
第四章 河道记	/56
第五章 观天记	/69
第六章 纺织记	/78
第七章 崇明山歌与民间传说	/86
第八章 乡风民俗	/104
第九章 乡音高贵	/117
第十章 艺术崇明	/131
第十一章 文苑名目与李凤苞	/146
第十二章 那时波涛,那些人物	/164
第十三章 学宫与学校	/195
第十四章 湿地时空	/213
第十五章 华丽家族	/223
第十六章 守望记忆	/236
尾声 厚德载物	/255
后记	/259
附录 历代《崇明县志》序言	/261

我的岛

我的岛，是一粒沙子，
后来成了长江入海口，
意味深长的叹息，凝固着
沧海桑田的时刻。
它曾经漂流，但不会沉没。
因为在创造的岁月，
那是一千多年的风吹浪打啊！
曾有过太多的坍塌陷落、悲欢离合，
以及骤然破碎的梦。
那最初的荒滩拾海人，
那永久的灵魂泊者，
把不倦的波澜与涛声
化作了震撼生命的提醒。
家园需要堤防，
没有堤防就没有美好生活。
而大堤外，
江芦的掩映下，
长江与东海的约会，
缠绵、交融、壮阔。

我的岛，是一片芦叶，
沉浮岁月，来去飘逸，
装载着露珠和童心，
那经纬一般，
交织的远方的岸线，
有一只不知泊在何处的芦叶舟，
是故乡为我启航的
绿梦小船。
当我成为诗人，在远方行吟，

总有一条缆绳，
把我紧紧地拴系着。
假如我的笔，
不是在芦根和沙子间蔓延；
假如我的梦，
不是在母亲与故乡的田埂小道伸展；
我又到哪里去寻找，
我的风雨茅庐？

我的岛，是一对翅膀，
驮着天使的宣言：
和平、安乐、吉祥。
当千万只候鸟来归，
东滩湿地就是人间天堂，
大雁的路接着乡村的路，
孩子的梦挨着天鹅的梦。
小河流水，树木村庄。
惊蛰有雷，白露为霜；
一切都是相亲相爱，相闻相望。
谁能说闲云野鹤不是一方风景？
谁能说无名花草不是国色天香？
五谷丰登的日子，
就连屋檐下的麻雀，
也不会有冬日的忧伤。
农家灶屋里的一壶米酒，此刻，
也正热腾腾地浸泡着，
归来游子的一瓣心香。
还有炊烟，若有所思，然后飘散，
那是连接天上和地上的桥梁。
这才是完整的家园，美丽的守望，
人们劳碌着，
但诗意地生活在小岛上。
崇明岛，我的岛，
我赞美你就是赞美地久天长……

崇明沙数（文怀沙）

——《崇明岛传》面世随想

“演勿照之明，而鉴通沙界；导亡机之权，而功济尘劫”。南齐王简栖：《头陀寺碑文》中的两句话，突然在我心上浮现。我想，撷取“鉴通沙界，功济尘劫”八字赞诗人徐刚近二十年来、令人欣羡的写作，非溢美也。他写了不单单属于人类的《地球传》；不单单属于中国的《长江传》；而今又写了不单单属于自己家乡的《崇明岛传》。

这些年徐刚总会不时给我以某种惊讶，在这浮华之世，文人也跟着一起浮华时，他竟能潜心于环境、生态，描述地球的演变，长江的形成，乃至崇明沙洲的沙……沙的话题是说不尽的，从如尘的细沙到大漠、到弥天盖地的沙尘暴，谢灵运有句曰：“河洲多沙尘，风悲黄云起”。天上人间，无所不沙。甚至沙中也存在着生命。释氏所称：“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寓意深焉。从崇明沙洲的沙从何来？何以淤积成岛？从而感悟沧海桑田的过程不是一次而是反复多次等等，看似虚诞的“海屋添筹”的故事孕育着苍济宇宙的情怀，正好比沙的漫延具有怀抱海洋的性质。我们分明感觉到诗人徐刚近些年来都在苦苦地寻找的指向了，从“小小”地球到“大大”崇明岛，是寻找其源头？其初始？其无中生有的“无”？

从一般意义叙说徐刚与他的故乡崇明岛的关系，是很不够的。以中国幅员之广，国人地理知识之匮乏，有的人知道崇明是由于徐刚；由于他对“崇明岛人”这一称谓的自豪；由于他几十年从未间断的书写：“我的故乡崇明岛”云云。一种很有意思的情况出现了，“月是故乡明”虽说代表了古今文人的通感，但在现实生活中以故乡的涛声、沙子、小草、渔港、大芦荡为题材，写了几十年，仍意犹未尽、继续如初，并再以30万字为故乡作传者，可能不多了。在诗人以前的

作品中,我曾读到过他引用海德格尔的话,大意是:回乡是诗人的天职,故乡是诗人的根本。作这样概括,虽然不错,却又不夠。在他另外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徐刚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无家可归者;一个大地呼告者;一个以单肩挎着双肩包的、看似潇洒实质孤独的流浪者。他从不掩饰对都市的陌生、对林林总总拔地而起的水泥建筑物的厌倦。当他走进西部大漠,回到崇明故土,面对胡杨以及芦苇的倾心低诉,又总是带着或浓或淡的忧愁。因而,我多少能理解他在《崇明岛传》中为什么如此情深一往地书写的是这个沙洲的本来面目,以及它的沉浮。一千多年间县治、学宫、家园的屡次坍塌于海,而又无视波涛汹涌,一再填海重建,从“无中生有”,并以“厚德载物”;从此沙到彼沙,踏浪漂流而孜孜不倦于垦拓,殆崇明人之英雄性格乎?

如果“恒河沙数”可简称“恒沙”,以之状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崇明沙数”亦可简称“崇沙”,沙净波明;日月争辉谓之明。崇明、崇沙一也。人文精神,实肇于此,何其丰富!作者写到了崇明派琵琶及创始者、传承者如贾公逵、王照等人,涉笔及此,我想起故友杨荫浏及其发现的无锡民间艺人阿炳及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感谢荫浏为之整理并记谱,使之辉耀世界乐坛)。我四十年前在中央音乐学院讲课时曾涉及音乐遗产的抢救——即存亡继绝问题。上面提到崇明的贾、王诸人不容忘怀,真是难得又令人激动。徐刚提出“艺术生存”这一命题也有意思,崇明岛上不可能处处都是弹唱“瀛洲古调”的人。但崇明岛的确诞生了中国一个琵琶流派,崇明岛的农人中确有懂得欣赏琵琶和竹箫的,这就足够了。

崇明岛方言表现力甚为丰富,例如有所谓“赤骨律”、“光辣达”等等。作为吴语北部边界的一种方言分支,由于孤悬江海而被完好保存,真令人不胜神驰。

从“沙子”乃至“声音”,都在告诉我们:何谓崇高而光明。

是为序。

2008年8月29日于云何寂孤斋

无中生有

亲爱的读者,我想告诉你,作为崇明岛上土生土长的一个农民的儿子,此刻却在徬徨犹豫:我该如何言说崇明岛?在四面簇拥的浪潮和涛声中,所有人的所有怀想都会指向开始,开始总是美妙的、具有梦幻的色彩;崇明岛是怎样出现的?江海交汇处的长波阔浪之下泥沙怎样汇集、积淀?大浪淘沙是对沙的拣选还是分流?汪洋大海中也是多有歧途吗?当长江入海处的沙洲刚刚出露水面时,它的神态是羞怯的吗?它的外表如婴儿的皮肤一般光滑吗?它是想笑还是想哭?那些野生的芦苇和丝草是长江母亲为沙洲编织的襁褓吗?而满地爬行的螃蟹和蜢蜢,则很有可能就是它们的玩伴了……如此等等,朋友,我只能猜想,所有的细节都已被冲失,之后是流动;还有的被埋没,随泥沙而埋没,在层垒叠加之后承载着家园,成为水稻和油菜花,还有农人的脚步以及鸡鸣狗叫。

也许所有这一切,我可以问候鸟,它们总是如期而至,在崇明岛最东端的湿地芦荡中听涛声细语,看一层又一层的新沙涨起,候鸟们是新涨沙地上的最早的漫游者、问候者,可是它们不屑和我交流,在人类的脚步到来之前,候鸟们飞走了,这些飞行的、匆匆来去的顾客啊!

追思苍茫流水,潮涨潮落,沙生沙隐,一切听命于自然,一切都是自然的。

我想起了歌德的话:“自然,她环绕着我们,把我们拥在她的怀里……她无穷无尽地创造着种种新的形式,其中,有先前从未有过而现在才有的;过去有过而今日没有的;一切都是新的,又永远都是旧的。”

说得好啊,亲爱的读者,你看崇明岛就知道了:“一切都是新的,

又永远都是旧的。”

假若先哲之言不谬——“明晰是光线和阴影的恰当分布”——那么,自然的新旧创造的机制或者说秘密,又是什么呢?

“有生于无”,也许我只能这么说:崇明岛的出生以及这个河口沙岛的历程,形象而具体地诠释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极致:无中生有。

历史,在每分每秒中成为遥远。

当一千三百多年前长江入海口的波涛已经不知去向,唯涛声依旧,我总在想:当大浪淘沙时,浪与沙有过什么默契?万里长江挟裹泥沙而下时,长江对泥沙有过何种承诺?现在好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历史就像泥沙在江海深处一层一层累积,除了造物主以外,已经无人知晓,而历史本身总是沉默的,假如历史开口说话了,人还能说什么呢?

关于崇明岛,我们约略知道的只是沙洲露出水面以后的、史书有载的岁月。

寻觅这些岁月,就是寻觅长江之沙、历史之沙。

公元618年至629年,即唐朝武德年间,长江口涨淤出露二沙,时人以西沙、东沙名之,这是崇明岛的雏形或谓前身,笔者以为更确切的说法应是:崇明岛的初始或初始崇明岛。

公元696年,唐万岁通天元年,西沙、东沙出现六十多年后,有黄、顾、董、施、陆、宋六姓前往开荒种地,是为垦殖之始、家园之初。崇明人叠代相传,这六姓为崇明开辟之祖,大姓也。

公元705年至707年,唐神龙年间,设崇明镇于西沙。另有一说是五代初置崇明镇。始有崇明之名而延续至今。

公元785年至805年,唐贞元年间,道成和尚在东沙建奉圣寺,本县始有庙宇、佛教。

公元1025年,宋天圣三年,又涨出一沙,与东沙接壤,因姚、刘二姓捷足先登故名姚刘沙。

公元1101年,宋建中靖国初年,西沙、东沙坍没,在其东北方向又涨出一沙,因为三次涨沙而成,名三沙。另外一种说法是句容的朱、陈、张三姓先来垦荒,故名。三沙土壤肥美,有鱼盐之利。南宋,三

沙上刘婕妤、张俊、韩侂胄等名流显贵的庄园，一时名噪江南。到开禧时，庄园废止，嘉定十五年即公元1222年，置天赐盐场，因盐灶靠近天香港，是有天赐之名。

公元1225年，南宋宝庆元年，有道士到新涨出的东沙设宝庆观，崇明有道教之始。

公元1237年至1240年，南宋嘉熙年间，承议郎赵崇候奉命到崇明创建书堂，开崇明办学、教化之先河。

公元1271年至1294年，元至元年间，元朝关于崇明境域，瀛洲土地，有影响深远的十六字令传世：三年一丈，坍则除粮，涨则划拨，流水为界。

公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崇明人、汪洋大盗朱清和同为海盗的嘉定人张瑄奉元丞相伯颜之命，用崇明沙船将南宋国家库藏之全部图书，由临安（今杭州）取海路远往直沽（今天津），再从陆路运抵大都（今北京）。国家典籍得以保全，海上北方航线首辟成功，朝野欢呼，震惊中国，崇明沙船由此而成为中国名船。

公元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崇明岛上户增人兴，崇明升格为州，隶扬州路，知州薛文虎于姚刘沙筑土城。

公元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州城南面坍没，于旧城北十五里处重建，是为崇明治城之二建一迁。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因崇明知州何允孚率众归附，书“东海瀛洲”以赠，次年因地坍户减，降崇明州为崇明县。

公元1370年，倭寇第一次进犯崇明，掠去财物无以计数。

公元1420年，县城又坍，县治再迁。

公元1426年至1435年，明宣德年间，朝廷准巡抚周忱之奏请，按元时“流水为界”旧制，定狼山以南、宝山以北、西起福山、东迄佘山，其水面以及水中涨出之沙，皆为崇明之境域。

公元1444年，明正统九年，知县张潮，全修县志。同年有风潮之灾。

公元1461年，明天顺五年七月十五日夜，风雨狂作，潮高数丈，沉水而死者四千余人。

公元1520年,明正德十年,又修县志。

公元1529年,明嘉靖八年,县城又坍,县治三迁于姚刘沙西南之三沙马家浜。

公元1544年,明嘉靖二十三年,筑官坝于吴家沙,以御海潮。

公元1550年至1553年,明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二年,县城东北角水浸,县治四迁三建于平洋沙。

公元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倭寇进犯南沙,邑人施珽率乡兵驱敌死战,阵亡千余人。是为崇明岛上抵御外侮之第一战。

公元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倭寇又犯县城南水门,七月城墙被毁,倭寇攻进城中,知县唐一岑率兵丁巷战时殉国,崇明兵民闻讯激昂,奋起抗击,逐倭寇于水上,收复县城。

公元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巡按周如斗奏请朝廷拨银四万两获准,修筑砖城抵御倭寇之来犯。是为本县有砖筑城池之始。

公元1561年,靠近常熟的水面又涨一沙为高明沙,为其归属又生争讼,以常例流水为界,明政府判归崇明管辖。是年,县志修成。

公元1583年至1588年,明万历十一年至十六年,县城东南又圯于水,县治五迁于长沙,今崇明县城所在地。

公元1597年,明万历二十五年,崇明发沙船二十艘、沙兵五百名,东援朝鲜抗倭。

公元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知县张世臣设渡口,一名长渡,自崇明之施翘河至江苏太仓;一名短渡,自岛上之南洪到刘家渡,各有一船往来。此为崇明渡口水上交通之始也。

公元1604年,明万历三十二年,知县张世臣修、陈宇俊纂成县志。

公元1622年,明天启二年,知县唐世涵改建学宫,即今之学宫于县城东南。

公元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意大利籍传教士潘国光跋涉至岛上新河镇徐启元宅创立天主教会后,本县始有天主教传入。

公元1642年,崇明大饥荒,草根挖尽、树皮剥光,饿殍遍野。

公元1647年,南明崇明籍御史沈廷扬率战船二百余艘,由舟山前来攻打崇明,因清军防备甚严而离去。

公元1659年,清顺治十九年,八月十一日,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抗清,大举攻打崇明县城,炮火轰毁西北角城墙,八月十四日离去。

公元1668年,清康熙七年三月十九夜,本县发生三级地震。是年,知县王恭先,总兵张大治征召民工,在寿安寺北重筑金鳌山。

公元1681年,清康熙二十二年,朱衣点、黄国彝纂修县志。

公元1683年,海禁大开,岛上渔民每年春汛可赴南洋捕黄鱼,北洋捕鲞鱼。

公元1724年,清雍正二年,七月十八夜大潮没,淹没房屋无数,死者千余。是年九月,崇明专隶太仓州。

公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知县张文英聘沈龙翔、叶长扬修成县志。九月发生2.7级地震。

公元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知县赵廷健率民工修筑赵公堤,堤长百里。

公元1781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六月十八、十九日,风潮大作,崇明县死亡一万二千余人,毁民房一万八千余间。

公元1817年,清嘉庆二十二年,英军侵犯吴淞,崇明县城居民闻讯大恐,纷纷走避乡下,城内街巷皆空。

公元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台风暴雨,潮毁江堤,沿海居民死亡九千五百余人。

公元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夜,东岛发生三级地震。

公元1881年,清光绪七年,李联绣、叶裕仁纂修县志付梓。

公元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基督教徒到本县传教,始建海塘护坡工程。

公元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二月,自县城南门港至青龙港筑海塘,历时六个月。其中的大树坝、青龙坝、朝阳坝为崇明最早之丁字坝。

公元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崇明岛至吴淞铺设第一线电报通讯线路。

公元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崇明、上海间首开客轮航线。

公元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上海邮政局设邮政代办所于县

城署前街。

公元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王清治等人创建崇实公学,是为本县最早的小学。

公元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邑人林友兰首创师范传习所于县城,崇明始有中等专业教育。

公元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三日夜,狂风、暴雨、大潮同时来袭,城市街巷尽淹,沿海居民漂没,万余人丧生。

公元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邑绅王清穆等人创建崇明轮船公司,是为本县第一家轮船公司。

公元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淞崇无线电局成立,我国第一份商用无线电报由该局发生。

公元1911年,清宣统三年十一月三日,上海光复;十一月五日,十多名革命军自上海到崇明,崇明县易帜;六日军政府成立,宣布推翻清政府,清朝的历史,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在波涛簇拥的崇明岛上也宣告结束……

风雨崇明啊,我的故乡。

1911年以后的若干人与事,笔者在后文有专门的章节记述,仅从以上挂一漏万的简要年表中,便可以感受到:

崇明岛是江海之间奇迹般的创造。

崇明岛是沧海桑田的最形象的体现。

沧桑之变的过程是多次的反复的过程,不是一变而成,是有崇明沙洲的涨坍无定。

当一千三百多年前东沙、西沙出露水面不久,便有樵夫渔民踏访沙洲,进而垦荒耕种,那是土地的诱惑,与其说崇明沙洲特别肥美,不如说耕地之于华夏民族的珍贵由来已久!

一旦荒沙成为家园,沙洲上的人便筑造城池、学宫,也迎来了各种宗教的弘扬者、传道者。因为沙洲坍塌,随县治屡迁屡建的是学宫和庙宇,是一切从头开始的筑堤垦拓、开河修路。物质、文化及心灵的依归,相得益彰于波涛之上。

在不同年代,崇明的主政者、读书人孜孜不倦地做着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一修、重修、再修县志。延续着沙洲悲欢离合、人群世代更替的集体记忆。是水与沙、沙和人、旧沙新沙、旧城新城的洋溢着悲情与自豪的回想。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在一千多年间涨坍无定的沙洲上,崇明岛人是漂流者、迁徙者、垦拓者、守望者。

不知道是一阵什么样的命运的风雨,把我抛落在崇明岛西北角的乡村里时,崇明岛已经相对稳固了。于是我有了学步的田埂路,扑面而来的是从田埂路上渐次展开的人生和大地的风景,也有了我对故乡血地最初的、纯洁如同泥土野草一般的感觉。

无中生有的岛啊,我的源头活水!

第一章 田埂路

田埂路,我的道路。

我是在田埂路上学步并开始了人生的行走,而故乡的田野是在田埂路两侧展开的,也因此,大地的风景便由这一条长长短短或纵或横的田埂路连接,并且承载着农人的脚步,以及他们肩头因季节而变化的各种农具。无一例外的是追随季节的、曙光与暮色中农人的来去匆匆,后来成为我心目中一处风景的源流。正是这田埂路,把学步的顽童扔在田野的风景中了,在稍稍长大后他们会不会蓦然想起,这田埂路仿佛如一支画笔?描画并区隔着田野的风景:高田是棉花、麦子,低田是水稻、油菜,长着不同类型的枝叶,开着不同色彩的花。

我终于无法把棉花的雪白与棉花秧联系在一起。小小的棉花秧极为稚嫩,儿时在田埂路上追逐胡闹,却从来不敢闹到棉花田里去。然后是看着母亲用一种小而尖头的农具,在棉花地里小心翼翼地耙来耙去、松土除草。这种农活看似简单其实极为细腻。我曾跟母亲学着耙过一回,一出手就耙断了两根棉花秧,赶紧落荒,逃跑时又踩倒了几棵。母亲喃喃地说:“罪过!罪过!”我曾反复思量,这是一种什么罪过呢?直到上初中,当莫名的忧郁袭来,我还会因这几根棉花秧而自责:这是我犯的第一次罪过吗?我的犯罪记录是由此开始的吗?人为什么少不更事时就会犯罪呢?

当棉花地里棉花盛开时,乡村的气氛就会为此一变,因为收获的季节到了。假如年景好,农人看天上风云变幻,估摸着气候变化,

脸上的皱褶里会溢出笑容。采摘棉花时还要收割稻子,一年的汗水与辛勤劳碌的回报,便是农人的幸福之所在了。谁曾想到这小小的一碰就折的棉花秧会长成如此高大结实的棉花树,并且在枝条上挂满了白云一般的棉朵呢?棉花在棉朵中含而不吐、吐而不坠,等着农人去采摘,乡人称之为“拾棉花”。其实,这个“拾”字虽然富有诗意,却并不轻松,“拾棉花”的人先得剥开棉铃再将棉花从中抽出,还要拾得干净。细小嫩弱的棉花秧长大结实时,其干、其枝、其铃不仅粗壮厚实而且坚硬。“拾棉花”的妇人,一个秋天下来手背上往往都是伤痕斑驳。但,棉花田里却是笑语盈然的,农妇之中也有说笑话的高手,乡人称之为“田乱话”、“嚼笑话”,又乱又嚼,其味可知。我因为从小失父,总是跟着母亲到地头去玩,最早听到的“田乱话”却是农妇说的,诸如“骑白马,拔长枪”之类,只听得棉田里一片笑声,不知其意也不敢问。

我儿时的棉花田里还种瓜,各种甜瓜,最好吃的是青皮瓜,皮青肉也青,香甜可口味道好极了,走在田埂路上,瓜熟时节,便芳香弥漫。于今想起,风景不仅有色彩还有芳香。有路人经过,渴了饿了,到棉花田里摘个瓜吃,不算偷,随便吃。

金黄的油菜花开放在春天里。油菜花开时,整个村路掩映其中,田野上飘荡着甚至是堆积着油菜花的芬芳,那种能让人头晕目眩的芬芳。油菜的个儿高,金黄色的花序自下而上迎风摇曳、招蜂引蝶,并且掩盖了所有的田埂小路。这个时候,田野的风景便会联结成金黄色的真正辉煌的一片,那芳香也一片,那蜂蝶也一片。放学回家,扑进这田埂路时,我便大口地呼吸着,但要小心地驱赶那些成群结队的蜜蜂,有蝶恋花的嗡嗡声,有的蜜蜂还会落在农人的扁担上……

田埂路,我的道路。

我是在田埂路上学步的,学会了跌倒再爬起来,跌倒和田埂路上的感觉,于今想来亲切而温柔。田埂路以及故乡的田野,对每一个跌倒的孩童都还以善意的拥抱。那是回到土地的怀抱了,有泥土味